



福火

Monthly

in-person meetings

1.00

Zoom meetings



hybrid meetings

生命意義的研討會

冯火



2022年6月第112期



IG: @documenta

冯伟敬: 艺术王	1.5
音森玫瑰: 快乐呀, 水手	02
野生: 泉	2.5
李炸炸: 动物世界	03
鲛鱼: 塔公园	04
下雨: 青 春 期	05
Hermine: Widerstand	06
爱丽丝酱: 月之细雨	9.5
锈 树: 无 用 功	10
李翔伟: 情书	10.5
熊佳: 熊食料	11
北 暮: 破 烂 诗 人	12
马 桓: 斜 塔	12.5
FRANCES: 临 时 集 会	13
葡晓龙: 炕上的史诗	14
野乔: 孤独一次, 就终身孤独	14.5
丁莫非: 小丑之花	15
予 飞: 铅 笔 头 漫 画	16
smoooon: 野森林	17
艳 秋: 杂 谈	18
陈柯言: 企鹅饮水室	20
丁笑: 北京日记	20.5
丑丑: 我也不知道何时开始的	21
一个生物: 生物讯息	22
itsoba: 可循环型标题	24
旱地: 寂寞就墨迹死算了	25
吕铭杨: 本命年的下半年	25.5
范庆奇: 我残梦一般的村庄	26
sometin: 致郁日记	27
墨西哥弟: 冻土	30
柳 葵: 立 秋 之 后	33
孟 垚: 北方风景——孟垚的诗	34
PM: 下 午	35
辛 明: 到 处 看	35.5
阁得: 夜色不美从你的吻开始, 我终于爱情但把它葬进土里	36
刘 晗: 不 意 外 行 为	37
小鱼干: 荒荒的日常!	38
彭 袁 清 荷: 愚 人 船	41
蓝 狗: 醉 酒 日 记	42
大 毛: 大 胃 治	44
刘 晗: 意 外 行 为	48
刘 阿 尖: 流 浪 世 人	51
Grice: 千 字 文	51.5
黄 普: 黄 普 专 栏	52
屠 剩: 空 洞	52.5
Y 岑 青 儿: 永 远 的 冷 诗	53
叶 子 君: HELLO THERE	54
朱 建 林: 我 叫 阿 史	55

吹水: 朱建林 打印: BUBU 大使: 史镇豪
劳务派遣: 欧飞鸿 排版: 冯伟敬

联系方式: 扫上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平台

相关声明:

凡接受本刊邀请或向本刊投稿经采用者, 均同意图文内容于本杂志、合订版、网络等不同媒介传播;

版权所有 本刊图文非经作者同意不得刊载;

不设稿费、不作编辑校对, 所有栏目内容均为独立创作, 不代表本刊立场;

内部刊物, 仅供创作交流, 不对外销售;

感谢所有撰稿人的无偿供稿。

比比和纯屹最终还是把房子拿下，但因为他们没料到还有押金这么一说，结果两人就剩下这个月的饭钱了。

“这怎么搞啊？我们辛辛苦苦租个空房子，难道要打地铺？”纯屹说道。

“得想办法在暑假前凑点钱才行，不然暑假的租也没钱交了。”

“要不你跟我去高考班带课吧，钱来得快，一天200呢。”

“也行，那就跟你去看看。”

两人隔天就到了市区画室集中的地方，转了一圈才发现到处都不招老师了。

他们还碰到了同班同学，竟然自己开了个画室，告诉他们现在缺的是生源，画室多的是，个个开画室的都跟周边小城市的高中老师有关系，直接就搞承包。高中老师硬性规定艺考生必须到指定的画室进行高考培训，再收取回扣，已经是常规操作了。这就导致了画室与画室之间，不看实力只靠关系，都是小规模的经营。而这些个画室的老板多是美院的学生或毕业生，几个合伙人教着就行了，也没闲钱请再多的老师了。

“我可是高手啊，要不是我英语成绩拉跨，哪个美院我不是随便考进去啊？这些人真是目光短浅啊！”纯屹不爽道。

“艺术高考哪需要那么强的实力，差不多就行了，都是拼一枪运气。你看哪个画室的升学率有绝对领先的？没有。”同学继续说“那考进美院的，就一定牛吗？即便是油画系？”说完还看了一眼比比。

……

“这行当没救了，祖国下一代就被这些人弄废了，晦气！”

纯屹和比比刚下楼，纯屹就开始吐槽起来。

“没事，他说的也有道理。”比比笑了笑，拍拍纯屹肩膀。

“诶？我可没觉得你很菜啊！真的！”

“行了行了，咦？对面不是购书中心吗？”

“啊？你不是想去买书学习吧？我真没觉得你菜啊？”

“我们之前不是去平和淘cd嘛，我在那碰到了个老哥，说自己在购书中心摆摊来着。”

“哎，乐队的事情往后稍稍行不？我们现在是急需搞钱啊！”

“我就是在想搞钱的事情啊！”

“啊？”

未完待续

《一朵高楼》

村口长出一座小型城市
他们像蘑菇
像龟头
也像坟墓

2019.12.23

退潮

六月的首尾和西瓜斩在案板上
被苍蝇盯着
淌下口水
书堆在窗台
留下风观看过的痕迹

潮水奔来
从耳边呼啸而过
夜晚便加倍的润
从山谷到山坡

光滑的反射
屋顶被月光照的旧了
反射着无数清凉

海水退潮后的恶臭气息
沾染上每一处
走在湿地 伏在女人身上
嗅到感觉传来
谁的脸就又具体起来
好狭隘

泉
野
生

2.5



动物世界
李
炸
炸





想起刚刚的情景，他感到一阵暖意，仿佛所有事情又都有了希望，因为他遇到了奇迹。奇迹，只是在某个地方端坐着。最终他们相遇了。他在路上跳跃起来。跳跃的姿势并不好看，显得滑稽、粗陋，很难让人与某种高贵、上流的气质相联系，谁提过高贵与上流？但却有种感染力，生动的让人发笑。随着跳跃的渐进和投入，他旋转着，挥舞着的双臂也提供了一些前进的力，他创造了一套轻松的把式，看上去欢欣而流畅。就这样他跳着，开辟了一条路，仿佛由此将群山分隔开，仿佛必须以这样的姿势，技巧及约定。可以一直这样跳下去吧，但他从未回过回头来看看，不知会因此产生怎样的联系？

很快的，他累了，在一块岩石上仰躺下来。夜里，只有这块巨大且散着白，在周围深色暗淡的岩石中显得突兀，他认定这是块灰色的岩石，灰色的岩石在夜里散着白，青色的不会，所以他认定这是灰色的，他就要在这躺着，看看醒来时它是不是灰色，哪里也不去，不离开。岩石是冰冷的，灰色的岩石是冰冷的。冷气穿透他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向上沁入，他因此消耗了身体的热量。还好风是轻轻的，轻轻的，还有些柔软和相较之下的暖，如果能够，他会躺在风里，他躺在风里。气流经过他的身体时分隔开来，平均，平均地支撑着他的身体，让他那样的舒适、和缓、安全。他可以就这样进入梦乡，像个孩子那样。只是现在他在这岩石上，还有他老了，在老的开端。他发觉身上的倔强比以前要多得多，这倒不冲突但也增加了生活的困难，他的生活，也许一直都挺好的吧，他把自己保护的挺好的，他从没想过这些，现在想起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他不能是自己的拖累，他感到希望、还有可能、原来是这样。

Your sight paints an impressionist vision of what you dream. Your dream is a magic mirror that reflects meditation on yourself. Your fear. Your desire. Revelation of longing, of terror, of perplexity, of shame, of magnanimity. Facing this mirror, you doubt the meaning of what you see in Africa, and you doubt your role in it. Is the dreamer an observer, a victim, or an oppressor? You don't know. But you must know things are wrong.

Ma Luo

I'm doing as much as I can to criticize the wrongdoers.

Achebe

Who?

Ma Luo

I guess... Us.

Achebe

You have a good soul, though a hypocritical one.

Ma Luo

It's not fair.

Achebe

It's hypocritical not to believe that we simply can do and want to do horrible things like normal adults. Some kill for peace, others kill for revenge. And today the horrible avengers take upon themselves shame rather than glories like their predecessors in the old days, because those white dudes who "kill" for peace have taken over laws.

Ma Luo

What should I do when everyone kills everyone no matter if they are just or unjust? When I try to take a right stance in a moral field where no stance is right, I feel so twisted...

Achebe

My little friend, I appreciate your moral demands and your heart of guilt. But I am an African. I have spent a

lifetime telling people they are more racist than they thought. What interests me is what I learn through you about myself. To use my people as a dream may be clever or clean, but if it reduces our humanity by the smallest fraction, I don't like it.

Ma Luo

Will you give me a way?

Achebe

I'm sorry. I'm dead. I died long ago. I died far away. I even died in the West. I died in shameful impotence that I couldn't go further than criticizing the imagined moral principle of white humanity----it seems now not only white, but, let me correct myself----the humanity of moral privilege, that is actually based on the degradation of a different humanity----our humanity. I broke your magic mirror, showed you what had really been behind the mirror. But I didn't know where else you should look.

Exits Achebe.

Ma Luo

Behind the mirror is darkness...

Lights out.

Scene 8

Ku Erci's White Paper

Lights in.

Projection: Two women.
Ma Luo sits on stage,
between the two women's
projected images.

Ku's Fiancée

My beloved Ku Erci:

Ma's Fiancée

Ma Luo:

Ku's Fiancée

May 8th, 2018, we were engaged. I became your fiancée. I became a diplomat's fiancée.

Ma's Fiancée

I said yes to your proposal on the day you received the offer letter from CATIC.

Ku's Fiancée

But we hardly had the time to plan for the wedding when you were sent to Mali.

Ma's Fiancée

I pictured our future in my mind: I will finish my PhD in French literature and join the faculty, while you fly from time to time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Ku's Fiancée

Mali, a country dangerous and faraway. But I know a diplomat's vocation is greater than our small love and small lives.

Ma's Fiancée

We used to plan our honeymoon in Paris. You said you would take me to the Pantheon, and we would lay flowers at the tomb of Alexandre Dumas. Now I think I'll go on my own. I took the scholarship to go to Paris.

Ku's Fiancée

I said nothing when you told me to put off the wedding, for I feared that my worries would become your burden. I love you, therefore I support every decision you make. Now, all I can do is wait.

Ma's Fiancée

I said nothing when you told me that instead of France, you were sent to Mali, and instead of three months, you were

sent away for three years. I feared that I couldn't conceal my disappointment and hurt you. Now, all I can do is ask.

Ku's Fiancée

I tell myself: you are firstly a diploma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n secondly my fiancée.

Ma's Fiancée

I ask myself: since I have chosen a life up on the ivory tower away from disrespectful deeds, have you chosen to pull me back down by drowning yourself in the mud, by expelling yourself to a wasteland of robbers and speculators?

Ku's Fiancée

When you come back, you will see me in a holy white wedding gown, and I will see you in your handsome black suit.

Ma's Fiancée

When you come back, you will find my engagement ring at your parents' place.

Ku's Fiancée

Love, xxx.

Ma's Fiancée

Sorry, xxx.

(P) off.

Ku Erqi is presented on stage as a big, towering shadow behind Ma Luo.

Ma Luo

It had been ten days since Ku Erqi went missing. It had been a week since the airport explosion happened. It had been three days since their letters arrived. It occurred to me that Alexandre Dumas was actually black, and it surprised me a little bit. Besides that, I hardly felt anything.

春天女孩荡秋千，看见树木葱茏，看见树下美丽的缪斯排成一列，走过积水的大地，流水又一次次冲上岸边，不知疲倦，更深处，有什么涌出，声音，空气，吸引我们，有什么在舒展，仿佛一棵树，向四周扩开，轻轻的，散发香气

唯一的一棵，山谷的绿色，铺满了脚底，线条与线条错落起伏，温柔地抬起太阳，安抚经过的野兽，它们淌过的流水一直闪烁金色的线条，有如睡眠的少女，身躯充满了河床耀眼的光球，燃烧着，移动在水草的围墙，生命孤独地经过

织网之中，预言如云，点缀天空，青春的船向前行驶，风催促果实成熟，枝条顺从地垂下，水面泛起闪光的轻纱，如同深思中的微笑，饱满地，雨下在周围，连续不断地延长一张面容出现，更多的，浮起在上方，一道银色激动地奏响

藏在草丛底部，如镜般反映高处，人们将船只停泊，登上干燥的大陆，生火准备食物，他们在广阔的大洋，放牧自己的梦，海水像一幅绸缎，小船如同玩具，屹立的山，暂时给予依靠，沉默着，任由水快乐地游戏，扑打，它的意志如此

高贵，不容抗拒，窥视这混沌，仿佛渴望一扇窗，在无尽的房屋中跋涉，寻找安宁，当记忆坠入遗忘，我们渐渐恬静等待自然，像母亲搀扶着孩子，再一次回去，望着树木坚实的枝干，远处的未知，轻盈地，飞萤般的灵魂，随水流飘散

9.5

红色的：火、血、绸缎。

红色的：电灯、食品添加剂、印着黄字和感叹号的促销横幅。

红色的：心脏。

红色的：心形卡通剪纸。

红色的：卫国战争和医疗箱的十字。

红色的：电脑的开关。十进制和二进制转换过的，显示在 1440P 屏幕上的辱骂，黑色字迹的三分之一。

红色的：玫瑰。

红色的：钞票。有人指着它，说它是绿色的。

在一个不自由的
地方，到处都写
着自由。

2021.7.10

情书
李翔伟

10.5



熊食料
熊佳

11

倒计时

一切都开始了倒计时。

时钟开始了，
墓开始了，
花，水波，城堡都开始了倒计时。

我还守着，
秉着呼吸，
守着，

守着最后的倒计时。

三，
二，

我念不出那最后的字，
没人想当预言家。

指节开始了倒计时，
语言开始了倒计时，
音乐开始了倒计时。

有人害怕倒计时吗？
但总有人在倒计时里放肆大笑吧。

去狂奔，去愤怒，
去邪恶吧，
去最阴暗最耻辱的地方吧。

那里，
没有倒计时。

那里的匕首更明显，
刺痛更清晰，

那里会是你的家园。

孩子，
我们一起奔向没有倒计时的天国吧。

那里，
没有花。

那里，
没有灵魂，
所有肉体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

为人间的花，
默数倒计时。

喝醉

船长叫喊着
远处是鸚鵡，那里需要清洗
所有太阳加在一起的民族在鸚鵡的生活中
生活在前后摇摆的台灯
看不见陆地重复的船让你品尝软弱
重复了解暴力
暴力重复下去就是运送羽毛回来的意义
它的眼睛如石头

一般掉入自己的井下
心脏在这里
它建议你丧失自尊
现实以及它躲在汽车跑起来的时候
一起了解我们
被误解的痛苦
比如在很小的时候我有人的生活
我们总是在水缸中
看着自己这样的人

斜塔
/ 马桓

12.5

07/03/2022 下午

我的記憶中
沒有家具
客人來來去去



臨時集會 / FRANCES

13

彩虹

大雪一来
路边商店的招牌
长出了别样的艳丽
此刻的童年
姐姐穿上了花棉袄
山上的墓碑暗巴巴的
冰雪里，蜗牛仔细辨认
回家的长征仿佛注定失败似的
我期待一场多彩的死亡
碑是五颜六色的
乌鸦戴上头花
我的坟墓像一个荒茫里的喜讯
姐姐拉着我的手
烟花、雪花、棉袄花
在冬日的午夜绽放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了
不用大写特写我的事迹
不用歌颂我
不用任何形式的缅怀悼念
就读我的诗
不用序言
不用解说
不用后记
就读我的诗
纯粹的读我的诗
一首、一首
一首接着一首
你们看看
看看那诗中的壮硕
看看
我是不会死的
一千年不死
一万年不死

阳光的死法

死在干枯的向日葵上
死在蝴蝶风干的翅膀上
死在沙漠的黄色颗粒间
死在奔腾的波涛间
死在早晨倾盆的大雨下
死在月光皎洁的夜色下
死在城市 30 年房屋倒塌的烟雾里
死在乡村的改造里
死在他乡
死在故乡
死得其所
无人追问

不要哭

我死的时候

不要哭
请为我笑为我放最长的鞭炮
不要哭
可以为我祈祷
不要哭
不要白色的祭奠
为我挂上这世界最鲜艳的色彩
不要哭
没有什么值得悲伤
我在如此悲惨的生活中经历了爱
我在如此困惑的生活中痛的清晰
我在如此绝望的生活中给予别人希望
我吃了想吃的食物
我爱了想爱的人
我去了想去的地方
没有什么遗憾
不要哭
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只是一个新的轮回
该为我庆祝
就为我祈祷

众神眷顾的地方，人守信，众神忘却的地方，水，从来没有守信过。十四个州府，用着大风吹旧的日光，四十万平方公里，愿等一场民国三年的雨。

河畔镇范沟村，条件是苦的，四面环山，引不到黄河水，路也未通，离村里最近的小学要走十公里，在这里，做母亲的，其实是有太多难言之隐，凌晨四点，村子还在沉睡当中，就要给孩子做饭，装好整整一天的干粮，三个窝窝馒头，一瓶白水。记忆中最难忘记的是读完小学前，每天早上都能吃到母亲做的荷包蛋，配菜是半碗咸菜。

八十年代，村里只有一位民办老师，在村西的一碾窑里，据说是公社时期装公共农具用的，二爷爷是老师，后来私办学堂撤了，二爷爷没有转正的原因，他不愿意说，成了“羊倌”。在高梁山，他会盯着羊群走神，也会刻意把羊群赶在一起，就像用红土抹平的讲台下，还有很多自己的学生。

四十瓦太亮了，二十瓦省电。天很黑才能开灯，比煤油灯稍亮。榆钱裹上面，蒸熟，是操劳了一天的晚饭。三条长榆木拼成的案板是那个年代的多功能家物件，能切菜，能擀面条，天黑后还能当课桌。

水是这里人的心病，仅有的影子河，干涸了不知多少年了，却还是称为河，总是在期待点啥，说不准某个夜里，就能装满。土壤盐碱太重，小时候误以为，大夏天降霜，因此作物简单，草木简单。越是荒凉的地方，就越能理解季节，就像缺一样东西太久，就难免心慌。

离范沟村最近的是祖厉河，水中因有大量的镁，对人和牲畜没有什么用处，在这里，对水的理解是一口古井。耕牛，羊群，白云，黄土，都喝。祖河和厉河的流向决定了川的所在，甘沟川、关川、郭城川。蔓延，扩散，就成了陡山地，土地是铜色至黑色。城里人笑着说农村人把什么都当宝，洋芋和玉米，在农村，是人的命。七月，一定不要出远门，因为这里有句话叫，洋芋花开赛牡丹。从白云居住的山梁，放眼望去，是花坪，翻过这座山梁，还是花坪。几万亩，几十万亩的洋芋花坪，说错过，就错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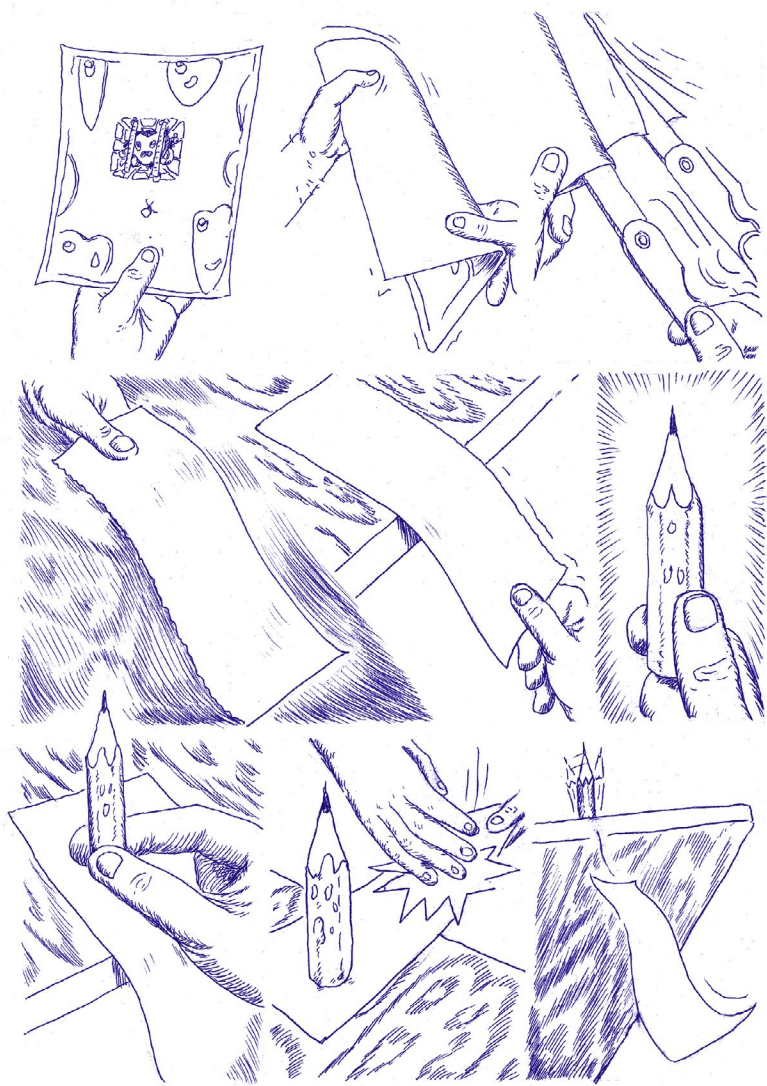
八月，正值洋芋扬花。慌花和不开花同样令人心痛，常见的是扬花以后，云去了外省，水跟着去了，只留下祁连山的日光，火热火热的，点燃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四十万平方公里。大风吹干了农民的眼泪，秋容过早出现，一扫而尽，农民们对收成，对雨，已不再抱有希望，祁连山就是最大的碑。忽然对祁连山充满了敬意和崇拜，雪融水是补偿缺失的雨，但它走不出几步就会被沙化严重的土地和沟沟壑壑的黄土喝干，这里的人也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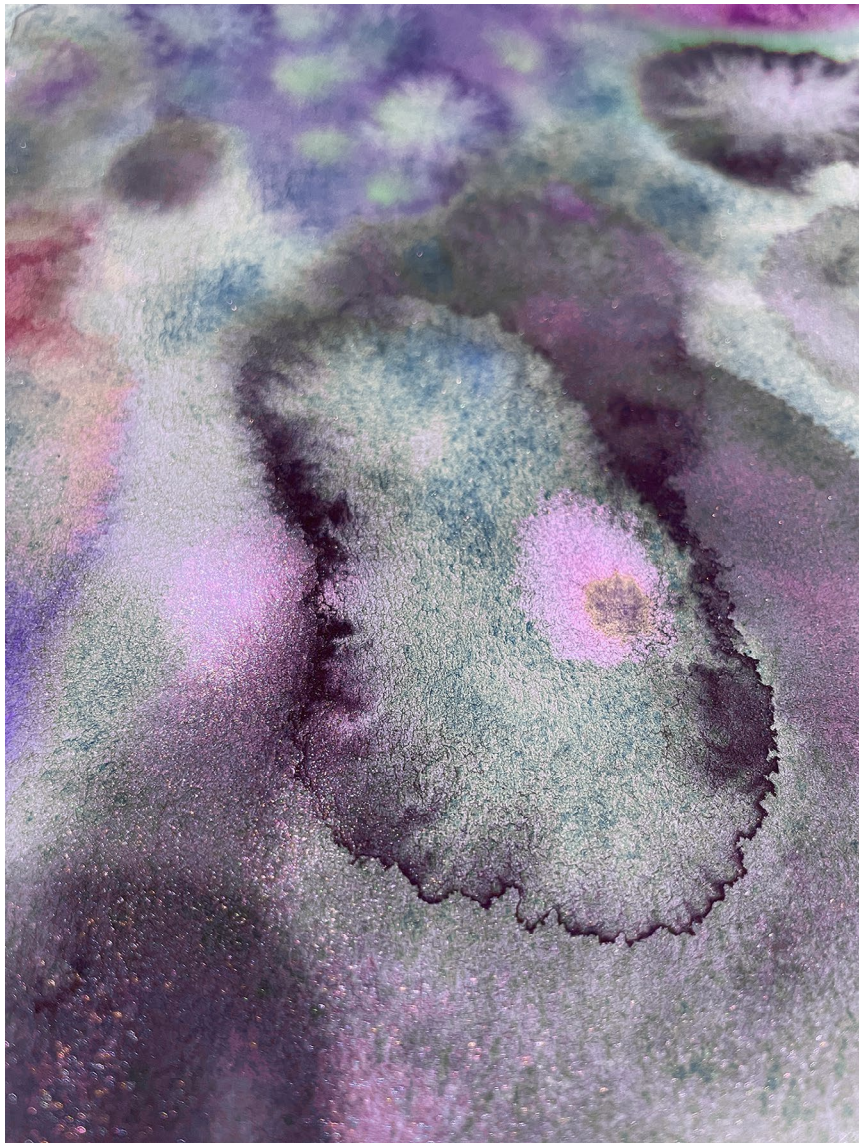
多年以后，父辈们会重新提起，辛丑年，是雨消失的年代，在外省变成洪水，漫游。

这些年在外面求学，小县城回不来几次，下一次回来，我也会选择八月，想看看，青苗又青，黄豆又黄。

悲觀主義者的信條

請把我葬在明天
 恰逢花兒凋謝
 慘烈得今天
 是天空的遇難日
 昨天漫山遍野
 流動著赤裸的羞恥





小蛾儿
艳秋

小蛾儿长得细皮嫩肉的，水灵的很。

丈夫老根儿比她大了十多岁，是个窝囊废，干活儿不行还经常喝大酒。

俩人育有一子，小名钢蛋儿，今年刚上小学。

一日钢蛋儿刚放学回家便跟老根儿吵着要新书包，可老根儿烦的不行，抡起皮带给孩子抽了一顿。

“小小年纪没学咋地，还会攀比了？！”老根儿气得俩眼睛涨通红。

“二柱学得比我还次，他老爸不仅天天晚上给他炖肉还搁街里给他买了文具盒儿！”钢蛋儿憋着哭腔儿，还是不服。

“我瞅你是还没削够啊！”老根儿又抄起皮带。

“行了！自己没能耐全赖孩子！他多大你多大！”小蛾儿正坐外面扒苞米，撇了苞米棒子从外屋冲进来，一把夺过老根儿手里的皮带。

“进屋！”小蛾儿冲钢蛋儿嚷。

钢蛋儿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窜进屋了。

孩子刚回屋，小蛾儿便蹲地上呜呜哭起来，老根儿没吱声，倚在门边吧嗒烟。

这一晚，小蛾儿心头堵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好。她心一横，要靠自己给孩子好的将来，便执意独自进城打工。

刚进城，小蛾儿感到自己形单影只，孤零零的，半夜想到孩子，偷摸在被里抹泪儿。

这年月，找份工不容易，几经辗转，小蛾儿找了份酒楼服务员营生，包吃包住。她也认识了同样住在宿舍外出打工的大姐，二翠，她也是外来打工的，在这家店干一年多了，见住进来了新人，又年轻又漂亮，晚上拉住小蛾儿家长里短地套近乎。能有个人唠嗑，小蛾儿觉得没那么孤单了，但她又怕被瞧不起，编谎说孩子留给爷奶奶奶，老公也在外打拼。

刚干第一个月，小蛾儿不小心打了套餐具被扣了工资，晚上下工，她满肚子委屈，一想到那个不争气的老公，半天闷不出一个屁的怂样，小蛾儿憋屈透了，但又想到小钢蛋儿要东西时那眼神儿，就是丢半条命她也得挺。

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休息了，二翠带她去近边儿的景点溜达溜达，她打电话时候承诺儿子以后生活好了也到处带他去玩儿。小蛾儿每个月回一趟家，见了孩子就舍不得走，当她看见儿子背上自己赚钱买的新书包，换上自己赚钱买的新衣裳，小蛾儿心里别提多美了。可每每一回家就要受老公好一顿折腾，折腾过后俩人更没话儿了。

转眼算来小蛾儿进城也有大半年，她逐渐适应了城市的节奏。老根儿也发现小蛾儿变了，不仅穿的鲜亮了，唠嗑也开始讲普通话，还时不时纠正老根儿两句，脾气也比以前硬了，现在小蛾儿成了家中的顶梁柱，过年过节的老根儿感觉自己在亲戚面前丢面子了，心里不禁自卑起来。

过了年，没休两天，小蛾儿又回饭店上班了。

这天正午，只有小蛾儿一个人值班，店里来了张新面孔，一个瘦高的戴帽子的中年男人。小蛾儿来给他点单，点菜时男人的眼睛不时地扫了她。她埋脑袋记着菜单，但早已察觉到，她心底竟然涌动起来，偷偷地挺了挺身板。菜点好了，小蛾儿转身回了自己的位置，她感觉到男人跟着她的目光，她转过身来，面朝男人，背靠着墙，两只手也背过去，垫在屁股下，一只脚抬起来，抵着墙面，扭过脸，一直没看向男人的方向。上了菜，男人问她要了电话。

下班了，小蛾儿小跑回宿舍，扑到床上踢了鞋，她趴在床上等电话，悠着两条腿，感到心里又惊又喜。电话过来了，男人称自己叫张强，是附近工厂的业务员，感到跟小蛾儿有缘，想交个朋友。小蛾儿询问过后，发现男人比她大八岁，因为脾气不合离了婚，孩子跟前妻回了娘家，自己工作也是为了给娘俩赡养费。一聊起孩子，小蛾儿落泪了，谈起了自己，男人随即表示心疼和理解。就

这么你一句我一句，不知不觉俩人聊到宿舍熄灯，小蛾儿还感到恋恋不舍，就蹲到宿舍走廊和男人继续打电话，打到天泛白了，才挂断了电话。

躺在床上，小蛾儿感慨到这一年来的艰辛总算有个能倾诉的知心人，对比起自己那个无能的老公，她觉得张强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无比的好，她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嫁给张强后的甜蜜生活。忽然，她想到今晚和张强的连线忘记了跟儿子通话，这令她一下子冷静和羞愧起来。

第二天上班，小蛾儿开始有些期待中午再碰见过来吃饭的张强，她又想见又不敢见，心里就这么来回翻个，终于挨到中午，但张强没有来，小蛾儿失落了，一直到下班都提不起兴趣，心里乱糟糟的。下班了，小蛾儿刚想回宿舍，突然饭店门口来了个人，她一看是张强。

“走，请你吃饭！”张强朝她招手。

“我还没换衣服呐！”小蛾儿笑了。

“来吧！这样就挺美了！”

小蛾儿随即跟张强去吃宵夜，还点了几瓶啤酒，几杯下肚后，俩人就旁若无人地搂抱亲吻在一起。当晚张强带她去了自己的家。

常年在外的孤单生活令小蛾儿像一团烈火，熊熊地包裹住眼前这个男人。

早起来，小蛾儿让尿憋醒了，她睁眼望向枕边男人熟睡的脸，又扭过头环顾男人的房间，她悄悄把腿顺下床沿儿，像尾鱼似的一下子从被里滑出来立在地上，悄声打开门寻找厕所。男人的客厅很大，木质的地板，奶白色的皮沙发，墙上还有一大幅结婚照，全都是旧旧的。

她找到了厕所，蹲下来，尿液刷刷地冲在尿漏上，她开始幻想起和男人在城市共同经营起新的生活，离开农村，离开喝大酒的老公，让儿子在城里学校读书……

忽然厕所门轻轻地开了，男人站在门边望着她说：“你在这啊。”

一来二去的，男人的住处变成了俩人幽会的秘所，小蛾儿终于找到了心底久违的温情，男人也不时地补贴小蛾儿。小蛾儿把一笔笔钱收集好了汇给家里。

转眼小蛾儿已有半年没回过家了，随着小蛾儿的汇款增多，老根儿也添了个打牌的爱好。一开始，他赌个十块八块的，后来几十几十的，有时候还拍出張百元大钞。曾经的老根儿打二两散白都要赊账，如今出手阔绰，着实给同村人震着了。村里也谣言四起。有的说老根儿媳妇儿在城里做买卖发大财了，有的说怕不是做了些不干不净的行当。一个同样老婆进城务工的同乡给老根儿吹风：“根子啊，要我说，媳妇儿进了城就看不住，她瞧惯了外边儿的花花世界，心还能在村儿里留住？要我说，小蛾儿就是心俊，咱农村孩儿都是从小穷大的，差啥了，你说钢蛋儿这大点，一年也见不上他妈两回，多可怜，咱就吃的粗茶淡饭，一家三口凑一块儿堆儿造，也比那大鱼大肉香。要我说，赶紧进趟城给媳妇儿劝回家，老老实实过日子才是正道儿。”

老根儿回去琢磨了一道儿，心头乱糟糟的，进院儿了看见钢蛋儿跟几个小孩儿在菜垄里抓蛤蟆，大发雷霆，给孩子全轰出去了，他揪住钢蛋儿的后脖领子拖回家里骂：“妈的，不是因为你，你能跑吗？！”

次日，老根儿带着钢蛋儿坐大巴进城去找小蛾儿。小蛾儿从没提自己在哪家店打工，只讲过大街的名字。

大晌午头儿，正值酷暑，老根儿拉着儿子挨家饭店的找。爷俩找了大半个小时，汗衫儿都粘身上了。钢蛋儿实在走不动坐地上耍赖，要买冷饮，老根儿气不打一处来，啪地一巴掌扇上去，钢蛋儿噘儿一嗓子嚎叫起来，引得路人频频侧目。

老根儿见孩子在大街上撒泼，觉得丢人，伸手去捂钢蛋儿的嘴，钢蛋儿一张口钳住他掌心儿的厚肉，狠狠扯下一块儿，那艮啾啾的肉儿三蹦两跳地掉到了地当间儿，一阵火辣辣的疼像火苗儿似的一下窜着了老根儿全身，他跳起脚猛甩胳膊，血哗哗地往地上淋塔。老根儿彻底怒了，他脑仁儿充血，

俩眼通红，浑身发颤，抡起手提的装着家钥匙的塑料袋，对准钢蛋儿脑袋砸。

有人打孩子，过路的都围上来瞧热闹。

小蛾儿午休去买冰糕，见一圈人吵吵嚷嚷，也挤进去，她伸脑袋一瞅——自己的老公打自己的儿子。她顿时感到脸上烧挺。

她冲进去拽起抱头哀嚎的儿子，喊：“散了吧！散了吧！都别看了！”

她嗖嗖地从层层的人群中钻出来，追她的目光比日头都晒。

老根儿小跑在后面：“小兔崽子，你老子都敢咬！”，他边骂边用手纸缠巴淌血的手。

穿了两条街，小蛾儿才慢下来。

“你怎么找过来了？”她绷着脸质问老根儿。

“回家，别在城里干了，跟我回去过日子！”老根儿又在大街上拽小蛾儿。

“你疯了！有事儿回去说！你没脸皮我还有呢！”

她领二人回到宿舍，去水房投了条湿毛巾给钢蛋儿擦脸，孩子哭得抽抽嗒嗒的。

老根儿一屁股坐床上，指着钢蛋儿骂：“欠削！”

小蛾儿从柜子掏出瓶紫药水朝老根儿一丢，说：“你跑过来不和我打个招呼？！”

老根儿捧着接住，嘴里嘟嘟囔囔的：“和你说了，还能找着你？”

这时对床的二翠回来取东西。

老根儿见来人入了，噗通一声跪下拉住小蛾儿，大叫：“小蛾儿！跟我回家吧！都是我不好让你一个人在城里操劳！我对不住你！”

小蛾儿脸都绿了。

二翠见此副阵仗，屁股直接追到床垫上，坐下了。

小蛾儿没吱声，把老根儿从屋里拉出去，拽到楼道拐角处。

屋里就剩下二翠和钢蛋儿面对面地，她笑嘻嘻地从包里掏出把瓜子儿，递给钢蛋儿，打听道：“哎，大宝儿，那男的是你爸啊？”

小蛾儿从衣服内兜儿摸出几张钞票：“钱给你，你领钢蛋儿回家，别在我这闹。”

“我不走，你不回去，我就赖这了。”

（未完待续）

桃子 温柔的桃子 我的桃子

昨晚我又一次在梦中梦见你

自从那一次在桥头谈话

我松手你掉落河中

你在哪里

桃子 青涩的桃子 我的桃子

昨晚我买了四个桃子

卖桃子的嬢嬢切出一片

向我展示你的甜美

河流淌在她的手中

桃子 唯一的桃子 我的桃子

我在路上见到一只蠕动的海参

你说你会变成任何模样

它看到我便慌乱逃跑

我把剩下的你放在墙角离去

2011.5.22/23:44 自由门最近不给力，难道是方滨兴被扔鞋了的缘故？尼采的书再次读起来已经没有以前的无聊，是读了佛洛依德的缘故？！毕竟尼采的书更加宏观，更加适合我，因为我的目标是世界而不是个人。在尼采身上可能学不到什么，但是可能可以作为一个精神向导。已经陷入了一个打日记的疲劳期，以前是因为没东西可记，现在是有东西可记也懒得记，这也是每日码五百的承诺一直被打破的缘故吧。记录：《永无休止》2011.5.22/23:52



我是一个生物 外观是人类 没有意义 有几个人类好友 除了人类这个地球上的物种都是我的朋友 尽管绝大部分只在电视上见过 生长在某片区域 总是移动 有一个主治医生 因为没钱混进物质世界 等有钱了可能会配一个秘书 是自来水俱乐部的钻石会员

——翻译：人类中文
选自：不明生物

- 你知道你现在在做梦吗

或者说，你知道现在是现象吧、

- 如果能不用语言就别用语言了，我觉得语言这个发明，非常不好使、不如尝试肢体吧

肢体是不用教的，是你宇宙生成的

- 嘘

- 好吧，请进化吧

——「有赫兹电报」

化为光，将一切。

我怎么知道那是光呢？

那是？

不能触碰的视界

我也想那般化为另一类

火。

梦寐的

吸引着同样呼唤的灵魂

在雨中哀鸣。

悲怆啊。

如果。

我能，成为芯

把我血红跳动的这块肉。

烧掉吧。

就放在你最亮、

最惑诱我的

火舌尖

炙烧干净。

——「烛」

那时候我找了一个人

让她把我不想写的梦写下

我把所有画面内容告诉她

她询问我

几点？

我说下午二到三点

阴天

没有太阳

这件事同时让两人收获伟大的新身份

赋梦师

与录梦师

——「做点什么」

动作是

物的表达

物有

情绪的表达

也有

惯性的作用

而

表达会有产生的效应
和效应带来的效应

“人”

是知道自己是什么物
的表达的进化

所以

畸形

是一种可描述又

不可描述的形象

畸形

就是形

形

就是形而上

就是形而下

「人形」

物质量远超反物质量

剩余物衍生文明

浩瀚星空放射闪烁

无形的力量驱使物质

量变达到质变

我不在意那些变化

也不在意物质本身

既然我是这种东西

那存在或湮灭

都是无规律的必然结局

——《小星星变奏曲》

五月

赶往海

小山叠嶂

细雨追来

赶往海

没人垂钓的时候

云啊

呼啸走过血汗遗留的地方

风吹亮天光

海在我脚底打翻细浪

赶往海

喝光麻木的年轻身体

赶往海

雨滴下在乌云笼罩

无人再来

五月

除了海

都赶着赶着赶着干嘛呢

赶往海

——「海山」

疯狂是你在脑空间生成的城堡

在那你以为自己不是人而是神

你知道彩色气球最终会爆炸吧

而且你使用的话语和你的脑电波能量完全

是两个次元

在虚无的自我创造的羞耻里津津乐道着

看样子

这是真的沉入亚特兰蒂斯了

想笑又不好笑了

——「别花时间看了」

有一个矿山

有两只手两只脚
有一群赶牛人
奶牛的奶
就要流出来
有一条山路
还没形成路
有一个盛着井水的破水壶
摇摇欲坠
吃完再上路
还有五十里路
石头望着绿河
工厂哄睡月亮
废墟堆里的碎片
等我用胶水粘上

——「踏实」

已经 适应人类 了吗
是的 适应了
小时候 像看巨人一样看人类 会无措地像
蚂蚁
盯着 望着 总觉得难以逾越呢
人类于我而言是什么
是风景吧
像房子 建筑 一样 是人类创造的群像
有些在发出声音 有些在移动 有些看似静

止

情绪像话剧 人类演去给人类看
演来演去
把它当艺术吧 那样就能享受它了
人类不停止脚步 也不断驻足前方
一切表达都能从人类身上看到
都 一模一样
所以有了人类的统称
已经 完全适应了
阳光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 已经 适应人类了吗

——《光，问我》

海

你不可以下海

海上有海岸
钓鱼的人都收空杆

海风好大呼呼
泔水桶掉进海里了被海吞掉了
沙滩退后了
能跟浪一起走的是什么、
海与海的海

——「可以看」

《》

35978
备注
晚祷餐
鱿鱼

“加入祭司吧，让上帝
把你的情欲发泄尽”
她念诵。瀑布
落雨了



寂寞就寂寞死算了——肝气郁结——旱地



《深夜自语》（组诗）

《书院路以南》

我残梦一般的村庄 / 范庆奇

这条街干净得竟找不到一片落叶
只有风吹动我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
凌晨了，人行道上还有许多人
他们很少抬头，看天空，看树叶
看悄然而至的霜降
这个季节，北方一片枯黄
我的朋友们会为发现一朵小花而欢呼

他们珍视大自然吝啬的赠予
珍爱大雪下仍然努力活着的草木
风灌满了街头，这座城市更寥落，更孤独
在遥远的黄河边，那些畅聊的日子不见了
从那以后，每到深夜只能倒头就睡
一只黄色的猫从我面前跑过
它是不是在寻找鸟儿和春天



酒店有种恰如其分的安静，三层高的穹顶露台围满了纱帐，光束打下来，目光直勾勾的望着额头上方，云朵和干涸的水渍一圈圈重映在一起，围着纱帐的目光虚晃，露台里的人仿佛在演着什么……片刻休憩，我与母亲要到市中心的公园去，我却一直懒着，思绪不宁，没办法重床铺上下来。右侧的台灯坏了，昨天睡觉的时候，插着不间断插座的数据线扫掉了床头柜上的眼镜，一丝烦闷不由地上蹿，我闭上眼，随即脱离了大部队，像是梦中的任务进行到一半，看着一批批人进到密室中去，黑压压的背影泛着电子蓝光，我穿梭在别人的时间线搜寻门背后的线索。母亲唤着我去吃早餐，打断了我。我觉得蔫蔫，一件事没做完似的。

我甚至没办法事无巨细的交代，我和母亲商量着是否要开车去公园，话音断了，我劝说还是打车比较方便，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地盘，停车又要找好几遍路，母亲妥协了，显得她是比较好商量的人。一路无言，快到的时候母亲说曾经路过公园旁的林荫道，司机才问起我们是不是本地人，并且说这个公园并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问道：“那哪个公园好玩……”司机不语。

母亲答道：“或许他就不喜欢公园。”

车头调转，拐上了泛白的石板路上，两片高耸的石板中间挤着几乎快望不到边的石阶，冲到高高的山上去，我哀悼，不堪重负的膝盖如是，脱口而出。

“有没有别的路？”

司机往旁边大路一指，我与母亲旋即下车，她望见前边一方绿水便加快了脚步，我在后边学习怎么用大腿发力带动小腿，一会儿我们就拉开了距离。之后母亲问我为什么走路如此蹒跚，我满腹怨气的与她说我腿疼，她反问我：“你是腿疼还是膝盖疼？”

我不愿意再多解释一遍。“我说的腿疼就是膝盖疼！”语气横冲直撞。

“这水塘里的水有味道……”她接着说。

一旁上山的乱步道，有些许人走过的痕迹，想必也是不爱踏远梯的，树叶沙沙，脚下生滑，母亲

踩着拖鞋健步如飞，我在后面张着腿追，颤颤拿出音响，绑在布袋肩绳处，边拿出相机，另一手还拽着没来得及放进袋子里的相机包，想停下来拍点，却顾虑前面穿着拖鞋的母亲，担心什么也说不上来。一时间踩到几沓干树叶上，险些摔倒。换了几首音乐才转换一点心情，不想去追赶，她总会等我。

刚到遵义第二天，我妈就引话让我往钱圈子里跳，没讲两句就扯到万物基础就在钱之上什么的，这对话太熟悉了，我甚至能知道她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和当初我做前台时，marketing 老大邀请我去做如新一模一样。我不礼貌且粗暴地打断她。我怀疑我是否曾不计其数的，表达过我对金钱的态度，透着愠恼。

天气不算太热，我抬起手机，录了 15 秒小朋友在阳光下嬉闹的声音，摄像头逆着光从上摇着光晕往下，静止在只属于儿童的游乐设施上，母亲叫我从 26 楼下来，等她的新同事带我去小区附近的核酸点，我抬手，已经下午 5 点 17 分。

“你为什么 不告诉我你在遵义做什么？”

想起母亲曾在电话里潇洒地回应我的质问。她含糊其辞，仿佛故弄玄虚，有时我体谅或许这是属于她的性格，有时我又觉得离她非常遥远，她的任何决定带有下意识的欺瞒。

“没有啊！我当然可以和你说。”她语气上扬。

“那你说啊。”我又再次失去了对话的耐心。

“人力资源相关的。”

“好，知道了。”

5 点 20 分左右，单元楼走出一位急忙的小伙，问我是不是杨老师的女儿，我说是，他说不认识我直接到楼上去了，我敷衍迎合，想我出门的时候就向母亲提出或许应该在楼上等，毕竟我与小伙互不相识。他带着我绕过游乐设施，往坡下走去，贵州的地形同云南一样，陡然一个陡坡都不足以称奇，我喜欢这种微妙地形变化，但等待的 20 分钟已经让我失去了对环境的兴趣。这是一个绿化不错的小区，绿化从的红李熟透了，长得很好，大颗大颗地落在地上，露出浅褐色的果实来，我注意着不要去踩到它们。一个妇女把手从小区出口的位置伸过来，扒拉着门禁按钮，我替她按了一下，她从出口跻身迎面而来，和身边的小伙打了个招呼。

“又见到你了。”

“嗯嗯，带杨老师的女儿去做核酸。”

嚎啕之后，我回到房间。一种巨大的流离失所感将我包围，不安和无所适从贴着我的毛孔左右推搡，超越了任何一个独自一人的夜晚，比接受不属于接受范围内的好意还要勉强，我试图平静，试图理解。与此同时我想要逃，又忽觉心痛，没有言语。多么疯狂啊，疯狂到施以另一种疯狂。

看到核酸在 5 点后结束的牌子之后，自控力已经愈发地边缘化，出门前我质疑过这个时间点是否能做核酸。我穿过医院向医护人员说理，尝试利用落地必须要三天两检的事实条件，顺利地被客户拒绝。拉耸着脸，我们再回到那个坡上，我试图用魔法问题打破一些母亲带给我的遥远感，这无疑把我最后一点理智推向悬崖。

“听我妈说你们在做人力资源这一块对吗？”我想隐瞒我真正的问题，没有直接给出开放式的问题。小伙一愣，“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嗯…怎么说呢，你今天刚到遵义吗？”

“是的，我昨天到。”

“那你先玩几天吧，过两天再给你说。”

心中一紧，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发生了，这预感就是最差的预感。

“你过几天要回昆明吗？我也是昆明的，我可以送你一起……”小伙很是殷切。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语气直降八个温度，我甚至没法再听他的絮叨，低头向前俯冲着快走，回弹还是觉得膝盖很疼。

开门后，我直接头也不回甩开小伙，回到有硬板床的房间。小伙在后面解释着，礼貌地退场。稍微平静了一会儿，我直接到厨房开始质问母亲，几乎没有思考的抖落。

“你到底在做什么？！”

她正在切西蓝花。

“什么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核酸检测到5点就结束了啊。”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到底在遵义做什么？”

她的表情从有些动怒到惶惶。

“这个有点复杂，要说很多天，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叫他们来讲给你听。”

“你不能讲吗？”

“我讲不清楚。”

“有什么讲不清楚的？”我逐渐大声，“实业的话就那几个，虚拟经济也有名称，就算你在做虚拟货币也可以说是金融，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你不说我明天就走。”我大概知道之前在炒虚拟货币，只能半恐吓。

“好吧，我在做一个政府秘密扶持的项目，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不然所有人都来做了，因为这个工作工资很高。”

我看着她，她继续说，“现在遵义要发展成为下一个单列市，就像别的经济特区一样，比如澳门有赌场一样，我们在做的就是个特别的项目。”

“什么特别的项目，也是开赌场吗？”我大概感觉到他做的不是什么正常的勾当。

“不是的，我们就是要发展遵义的经济，让别人来这里生活。”

“哦，什么意思？”

“就是来这里生活，居住，消费。政府是有红头文件的，只有市级的领导看过，这叫资本运作。”

“那有什么门槛吗，直接过来生活吗？然后给发工资？”

“有一套模式的，来一个人就直接能拿钱，很多人都是一家子来的，虎毒不食子，不可能赚不到钱还叫自己的家里人来吧？”她避重就轻。

“我说你做这个项目要不要什么门槛？”

“要交2万块，很多人都想做的，特别想做，都来了，了解了，但是凑不到钱。这个机制已经很成熟了，可以自动回本。在北海，河南很多地方都做出了很多有钱人，现在是第七套模式，几年之后我就能有几千万啊！”

“那你回本了吗？”

“还没有，我才来了一个月，但是我抢到一个每月1万6的职位，很快就会回本了。”

“那不就是传销吗？”

“还真不是传销，遵义的银行ATM机上写着‘禁止非法集资，后果自负’，说明政府知道啊！你想想看，昆明，上海都没有这么写吧。”

“那不就是你们承认是非法集资了呗？”

“不是的，是政府秘密支持的，就是怕做的人太多了，这个项目只要33岁到50岁的人，条件优秀可以放宽条件，我觉得你可以。”

“我知道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了解了，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和我说呢？”

“规定是一定不能擅自说，一般都是说一个走一个，我觉得我是可以说清楚的，只是他们不相信。”

“你说的很清楚。”

“这里面太多东西了，不同的人负责讲不同的部分，要讲好几天的，大概有六个部分。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叫他们来给你讲。”

“不用了，我不感兴趣。”

我挠挠头，走出厨房，又走进硬板床房间，心情很是复杂。我躺下，压得心脏难受。实在是太硬了，大学之后没有睡过这么硬的床，晚上醒过来的时候都是恍惚。我吸了口气，迅速地做了决断，再次回到厨房。

刚才的西蓝花切很不平整，前半颗是手撕的，后半颗则用刀切得很细。

“那我以后每个月给你1万块你能不要做了吗？”我谋划着还得再继续努力工作了，没有存款的母亲因为15年的车祸欠着银行的贷款，我理解她十分想要赚钱的心理，但同时非常困扰。

“我做这个挺好的啊，我一直想走一条不用太忙的赚钱之路，因为我知道赚钱的人都是特别辛苦的。”

整个晚上，像是失了魂。买了两瓶纯净水过后，被传教的姐姐带着去旁边的湿地公园遛弯。

滔滔江水，不知道是湘江还是臭水沟的滔滔，夜幕蓝布碎在水面上，一点点摩挲密云。我失去了所有对外界环境的感知，感知陷在了身体里，头很痛，有点晕，膝盖用力时几乎每走一步都会提醒我不可言喻的存在。

母亲的话循着步履叩击我的太阳穴，我尝试感知，感受一位58岁的女士想要脱离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穿过黑压压的枯枝黑手，撑着发光的小船迎接我的到来。我感受到我不理解她，但她的感受如何？不禁又想要落下泪来，我被自由意志裹挟，甚至思考起何谓我心中的自由，谁没有资格去找他的自由呢？我说不出一句话，故而言它，眼泪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嘴里嘟囔着。

“我不要听，我宁愿从这里跳下去。”

我像个疯子，这里除了我，每个人都窒息般的忍受着我的嚎叫。

我的脑袋早已妥协，顺着母亲的思路攀爬，“我听从了词不达意的讲义教义，我学习得很好，我使人信服，因为我遵循自由意志，我待人如春风，使人放下芥蒂，我谈笑风生，不带偏见。”

我又涌出泪水，我的老天爷，我该用什么词汇，什么言语，把我传递到母亲心里呢，句斟字酌，她的因果观念都没有办法受到一点冲击，我继续嚎叫，像一个无计可施的野人，所有的理智和逻辑抛之脑后。

所有颜色汇入雨刷器

“喝没？上我家再整点，目前有些需要你。”

这个月第三次收到张姐消息，前两次都找借口推掉，这次实在不好意思不去，目前这一局酒已经过半，从局面推测时间不能太早，烟酒店多半关门，只好开始琢磨一会用什么借口抵酒。和张姐认识时间挺长，没见过几面，有一回印象深刻，俩人都没带身份证，可宾馆前台干急愣眼，最后费老劲容易开了个招待所，捣鼓大半宿，几回合下来酒都醒了，谁也睡不着，躺床上干瞪眼。回忆回忆，没记错是酒会上认识的，哪一次说不好，一个城市只要有超过一定数量自以为是人，

就可以猛烈举办各种酒会，展览开幕，新书出版，电影杀青，你知道每个人都抱着和你一样的心态去喝一杯，人和人的差异是谁能在五杯劣质红酒下肚后把自己的艺术理想描绘得更具象细微更方便把握更引人共情，衔接通顺，转换流畅，增减舍得，实属高人一等，反观自己，目前还功力尚浅，力不从心，趁回家酒劲未下，理想余温，逐句修改，扯远了。打开张姐朋友圈，探探虚实，看得出来，不少运动，滑雪潜水，高跳低开，明白了，艺术人生，百花齐放，不属于工人阶级审美，打开美团，下单两支红酒，第二支半价，尚能支付，也投其所好，礼轻情意重。

地图上歇三公里，共享单车蹬了得有半个钟，风大，蹬一圈退三步，风钻裤裆直迷糊，好悬摸着门了，车没处停，调度费高，一次五元，属于趁火打劫。张姐发来消息：怎么还不到？我摘下手套回复：高档小区，外车莫泊，还在路边找车位，容我两步。

张姐一身睡衣站在玄关，粉色打底，海绵宝宝点缀其间，看出来，人老心不老，和时间赛跑。在门口换鞋，我正合计说点啥，张姐开口，活得失败了。我没明白，不敢多嘴，只好跟着打岔，领着外卖了？保准好酒，多醒一会，回甘很足。张姐说南湖公园，知道不。我说那咋能不知道，总去滑野冰。张姐说喝过没，哇哈哈，一排四个，怀里捂着，谈好了跟着走就行。我说轻微有点耳闻，意思是四张红票，以前我爹跟工友老去那，现在不知道咋样，这两年不是严打？张姐说快了，我说是挺快乐，我爹去一回能乐好几天。张姐说是我也快了，我说对，是我也快乐，其乐无穷。张姐白了我一眼，转身坐到沙发上，不再说话。

气氛冷清，局面不好打开，我起身把红酒倒上，一股酸味扑面而来，说好闻那是瞎话，一股七月里路边卖剩了的臭果子味儿。张姐先开口，我前两天处个对象。我说闷声发大财，恭喜恭喜，对方从事什么活动？张姐说不清楚，精神叨叨，好像是个道士。我说体验未知，燃烧生命，张姐活明白了。张姐说路上了，一会到，找你来给参谋参谋，你们从事文字工作的，看事儿比一般人全面，江湖救急，想来想去还是找你，其他人也不好意思找。这两句属实属意料之外，半天没愣过神，我顿了一下，说咱们听个曲儿，叫苏丽珂，原版格鲁吉亚民歌，别放成那个摇滚乐队的。

前两年毕业后，董航没有服从家里的安排，进入了电影资料馆实习，主要负责老片修复方面的工作，抚掉胶片上的霉斑，小心翼翼地扫描，再修补数十万帧数字图片，正如安东尼奥尼的《放大》，王五从未完整看过此片，有两次馆里学术放映，他本可以好好端详，却始终觉得和自己的处境太过相似而难以久坐：一旦经受了过于细致的推敲，真实就变成了幻觉，幻觉也开始疯狂填补眼下生活的缝隙，更何况是把一部几十分钟的电影，变成数月的日夜缠绵。很快他对电影几乎丧失掉了所有感觉，每天坐在桌子跟前，都像星期五交公粮之前，用过度的沐浴展开对时间的抵抗。

处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里面的人渐渐不愿走出，因为里面什么都有，外面的人也不愿进入，也因为里面什么都有。狠了狠心，董航把用数年积累艰难踩进去的半只脚缓缓收回，很快经人介绍，于沈阳太清宫拜为正一派道士，隔三差五喊人做文昌，化太岁，唱经做科，也算得有真传。偶尔打卦打不明白，自己琢磨，可能是中学那前跟人上德胜火葬场偷骨灰盒折了阴德，206路终点站，倒手能卖出俩礼拜生活费，手头宽裕点，附近学校谁立棍都敬搬。

观里住了几个月，董航有点待不住，回市里会会老朋友，怎么说也从事过电影方面的活动，虽然是技术口，总归是半步踏入过文艺圈，一来二去跟张姐拉咕上，处得还行，偶尔也有共同语言，这个岁数话少点是好事儿，谁也不往深了去，很难起争执，暂且还没决定好是否往下一步发展。张姐说正经唠唠，就今天，董航琢磨一路，决定随机应变，观望对方态度。

一支红酒很快见底，到底是品质次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像有只蝴蝶在里边扑腾，嘴里也不是味，喝掺乎了，张姐刚才倒苦水，属实有点摸不着道，为情所困，尚可理解，我也觉得自己快要死去，感到身体正在下沉，被水鬼搂住了脚踝，脑袋可水面来回进出，暗流涌起，不可左右，只好随波逐流，浪潮的拍击令人晕厥，似要沉睡，又忽然拉起，最后竟沉到一片旷野，周身游荡，不知出处，也无人可问，就这么走下去，只是不能确定，是一平方一平方地走，还是一立方一立方地走。

屋里暖气比较足，没一会眼皮直犯迷糊，张姐躺在沙发上，不知道琢磨啥，我俩跟上回在招待所一样，分躺两边干瞪眼，中间隔着一条宽阔奔涌的河流，好像摩西正要从前尾向我们走来，其实心里都不少合计事，各自暗杠，不亮底牌。

董航到了张姐发的位置，确定了一眼门牌号，发现门口有双男人的皮鞋，尖头牛仔靴，黄色翻毛皮，鞋底印花已经被袜子磨损大半，心里不是滋味，好像卡了一口浓痰，没明白张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刚要伸手敲门，看见墙上的门铃，伸手敲响门铃，接着快速把痰吐在鞋脸上，清了清嗓子。

张姐介绍朋友给董航认识，董航觉得脑袋里很吵，成份复杂，好像还有卖冰棍儿的声音，雪糕雪糕，皇姑雪糕，奶油味儿雪糕，多长时间没吃雪糕了？董航问自己，张姐突然扯了一下自己的裤子，说人跟你说话呢，董航缓过神来，朋友说快喝点酒吧，醒了半天，回甘很足，要不然我会全喝掉的，帮我喝一点好吗？

董航借口上厕所，在屋里转了起来，两手一背，跟个小领导似的，挨个屋巡查，到了洗手间，扒拉两下化妆品，又凭空冲了一下马桶，没一会也坐进沙发，说自己住啊。张姐说想多了，简单朋友，说完起身去倒水，把董航拉到朋友身边坐，有些事我不是很懂，你们男人之间比较方便沟通，你俩好好唠唠。董航放松下来，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张姐递来一杯水，介绍这是她对象董航，我说航哥好，听说你从事一些玄幻方面的活动，非常好奇，可否开开眼界。董航说展开讲讲，我就不展开讲了，没啥不一样。我说豪爽，真诚，犹如溺水得救，拨云见日。董航说过早接触美，会给自己一种不凡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折断了翅膀的人，跟读过尼采的都惺惺相惜，可是又有什么用处呢，连好好说话都做不到，卖弄给别人看，活的像个正常人，才是重要的事。我说高屋建瓴了航哥，有酒喝酒，有肉吃肉，酒神还在等待着他的祭司。三言两语，已不知道自己在对付什么，车轱辘话为主，加速赶到外蒙古，喝到这会属实有点晕乎，况且三人行，必有我恨，很快借口上屋里睡觉。

外面风声很大，很快我就睡去，中间醒了一回，随手翻看手机，张姐发了个问号，我不知道如何回复，将手机扣过去，发现外边已经下起小雨，被风拍在玻璃上，时大时小，极不规则，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水永不休。

再醒来已不知是几点，天色见亮，缓了两缓，才发现是被张姐的尖叫吵醒，我起身冲出卧室，发现董航挂在窗户边，两条腿已经被雨水打湿，我伸出手，却好像隔空取物，用力抓取，不得一物，董航翻身落下，像背着竹篓的海女从船舷处轻巧地翻身，冲上前去，看到董航如落叶撒曲折飘落，时而折叠，时而翻滚，重心不再，坠落又抬升，最后竟化成一缕青烟，缓缓展入空中，可以映出风的形状，远处明亮起来，似远古极昼，曝光强大，将所有的颜色都吸入其中，一切变得黏腻混沌，如蛛网缠绕，摆脱不得。我跑下楼去，拦住一辆出租车，紧紧抓住扶手，片刻，雨水汇聚，路灯未熄灭，失真的颜色被雨水带上玻璃，又被雨刮器拂去，左右来回，终汇一处，只一瞬间，致密的颜色一下子很近，一下子又很远，好像整个天幕都在摇摇欲坠。

没有一只虫能像人等那样久

我一直不相信你死了。

第一次在浴室里看到这只蟑螂。

我看到它在我眼前消失。消失是一种被其他在场物界定的存在。我就是这样看到消失之物的。我怎么能看见消失之物？

我用水冲，它、你消失了。我疯狂用水冲，那时天气还不算暖和，虽然只是几周前。也可能是落雨之故。我湿漉漉在浴室里起着鸡皮疙瘩。不知道是因为你还是因为冷。

我想把它、你冲到地上踩。你们消失了。但我那时就知道会再看到你们。

那以后我在洗手台做事都很快。我抓起茶杯时习惯先看看里面有没有你。我记得那之后、几天后又见到你一次。你躲到夹缝里。我看到你进去。我知道你在那。

今天白天，下午。在洗手台做了很多事。我想你可能死了。我用酒精湿巾擦了台面和下面的搁板。板子不脏又有些脏。水渍擦在无纺布上，都是褐色和铁锈色。放喷壶的那个角落有些黑色粉末——有些粉末会动。我想可能是它、你的孩子。当然用酒精湿巾抹掉了。你是想找安全的地方产下卵吗？安全只是你以为的。永不被看到也许是安全的。

晚上我要刷牙时看到你。我可能看不见迎面走来相隔数米打招呼的人。但不会看不到你。你第一次（在我面前）爬这么高。

你和其他蟑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聪明善于躲藏，却不会飞。相对于你的身长，你的行动速度还算快，但不够快。你最好躲藏。

但今天晚上你在牙刷搁架上。在漱口水量杯里，半身探在外头，好像在犹豫要进去还是要出来。我接了一杯水，漱口水几天前用完了。本来这个量杯不在它现在在的位置上。

我对你浇水，浇水好像浇花。好像只是为了把你淋湿。你又从视野里消失了。

你躲在搁板夹缝里，底下就是水池。

我浇水。你落到水池里，水池下午也擦拭了，光滑洁净。你在里面也显得很洁净。其实你本来也洁净。铜色，抛了光似的。那个身体总是随时会变得更加透明。像机械表背面。让我窥见里面。

我第一次看你消失。就幻想是把你冲进水池下水道了。

这次我浇水，你就进去了。

你在水池里那短短一会儿，显得困惑。你先犹豫又困惑。是不是我出生时也这样？现在呢？

你进去下水道了。我又打开龙头。水急急的冲出去，下到下水道追你。也许，肯定可以追上。地心引力会追上犹豫的你。

然后，然而你不会死。水会流干，你可以再爬上来——我猜你就是从这里进来的。但下水道盖子盖上了。从我第一天遇见你你就盖上了。

你可能爬到顶，发现再不能进来。你会四下探探。但不会等太久。

也许从下水道的其他分叉口去别处。你不会等到天亮。没有一只虫能像人等那样久。

雨前

我们终究错过了一场暴雨。
下旋，易碎，生着倒钩的晶体
在一定分寸上燃烧，也在
一定分寸上闪烁而熄灭

在那些因微澜而静默的池塘
游鱼小心地从并不阔大的裂流里
完成一次迁徙：撕开，水的形状
游猎你瞳孔中一簇飘忽的火焰

而酒色的等待显得节制
尤其在这样的阴天。当风
用复调划过转瞬即逝却
永无止境的名词，它穿过
我们的身体——温热，无情，漫长
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得呈现透明

那些时候，沉默的藤蔓颤抖着
遍布了咽喉深处。我想象着
伊卡洛斯飞向即将融化的太阳
积雨云的透光如两只胆怯的麻雀

当你以掌心编织那张无法抵触的网

(2022年7月于北京朝阳)

站台

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涌了进来
那么多眼睛在一闪而过的黑暗中目击了白昼
又在转瞬即逝的白昼中忍耐着黑暗

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向彼此打开又闭合
低下头，确保错过另一枚瞳孔
在钢化玻璃中辨认铅的表情
(窗户也被我们堵住了，除了灰霾
魂魄还能飞向哪个方向？)

呼吸是摇晃的，呼吸被另一口呼吸缝合
身体在摩擦，身体被闪躲的身体摩擦

站稳，或是扶好，车厢是中空的
站台也是。从始发站游向终点的蜈蚣
一次次穿刺我们的胸口——风的锥形里
那么多双眼睛张望着彼此也张望着出口

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被吐了出来
啸叫的子宫是铁铸的，一边产卵
一边抽搐着将自己缝合。没有
血味的冷空气，舔着机油涌向下一座站台

(改于 2021 年 12 月，于地铁十三号线)

倒计时
(纪念一场葬礼)

囚禁痛苦的身体
这曾经使我们得以
彼此辨认的形状——终于
——舒展——

一生的秘密和疲劳
冲破肿水的肾脏，皮肤下
核泄露蠢蠢欲动，当你
抬头，寻找再不充裕的空气

绝望中已无贪婪

而我握住你的手掌
三伏天被冻出黑斑的指甲
黯淡地光滑，这一刻
我们跌入静音的几帧
直到缺水的口腔，无力再启

在变形的瞳孔中，试图抚平
彼此最后的影子，却看到
多年缺席的对视，这记忆悲剧的内核
而你的表情——已只剩下
输氧管，缓慢的顿点

时候到了，本不会有什么记号
天空完整还有雏菊开放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残酷，从不
——例外

(2019 年夏，于海淀，2020 年改于麻省剑桥)

北方
风景

34.5

巨大的下午

三二

易碎的，交响，狂风

当我发现自己僵直的等候火车

低头，外向的，红褐色

当我站定，在举着黄昏的人身旁

鸟，肩胛骨，愚笨

当我转圈，一滴水在桌布上急速摊开

啞嘴，黢黑的，啞嘴

当我沉默，闪亮的手指甲敲着窗玻璃

孤独的，跳蚤，自由

当我的舌头流泪，呼喊你的名字

你是谁

你总是焦急的回到我的梦中

下午
/ pm

35

方中

“看，‘东方之既白’……”

淡淡的青色隐约泛起，三人不约而同地往手所指的方向看去。只是出租车暂时还没有来，仅见天光从城林边缘投射而入。

昨夜预备去看日出，因此毫无睡眠。已经过了日出最早的一天，现在，日出一日迟于一日了。在日出前出门，到东湖最西的栈桥，东向便是浩渺玄镜，绵远低缓的山岭在水际与天底之间坼开一道，反而显得更深远，水的另一侧仍是水，清而无底，云团的反背映在将出旭日的辉泽中，西面显得灰沉，因而恰如鳞波分流，坻沚罗布，云如屿，天如水。

“你们也是去看日出的？要小心点，前几天挤下去一个孩子淹死了……可能刚刚高考完哩，真是可惜……”司机说道。我没有去过这栈桥，只听说叫凌波门，而且不设护栏。太阳仍在地平线以下，不过鱼肚白渐渐绚烂起来，更多金光泛起。车停，然而我们并没有到达。“你们赶紧下去，走过去，这比我开车过去快……开车来的太多了。”三个人急急地冲过去。还好太阳仍未升起，人在慢慢多起来。

东湖静无浪涌，那么栈桥的名字，是写生的还是写意的？飞瀑连珠，白浪如霰，全然无有。栈桥太窄，恐一不留心就掉落下去，于是我们站在岸边。十分钟后，太阳照常升起，云霞雕色，拨而见日，人群渐渐散去——新的一天又来了。

但是在另一面，人们看到的是白昼消逝，旧的一天无声地去了。那么无论何时，总有个相反的一面，起了落，落了起，生而灭，灭而生。我依然惦念那个少年人，不知他已经溶在水里，还是混同于泥土，或者还容膝人间。或许江湖气蒸，他早乘长风遨游，托日揽月，看遍周身。惋惜他的寿命衰朽得过早，又不能确认那真是衰朽。太阳好似每天都生灭，不过在宇宙看，它还没有第一次熄灭，对不同经纬的活物来讲，明灭，又明灭。

我与你失去两个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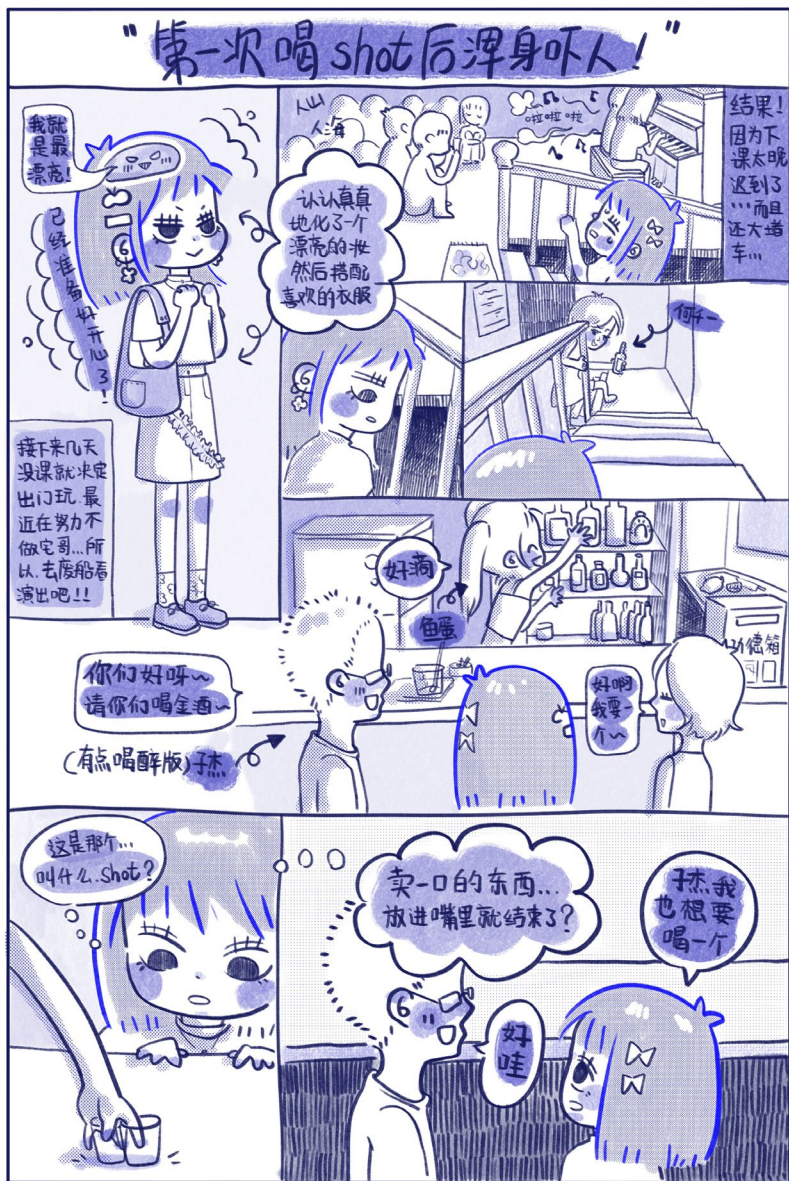
天空被挖去了蓝色，
阴云更是吞没窗外你低沉的声音。
我带着焦躁，
但无力截取你一丝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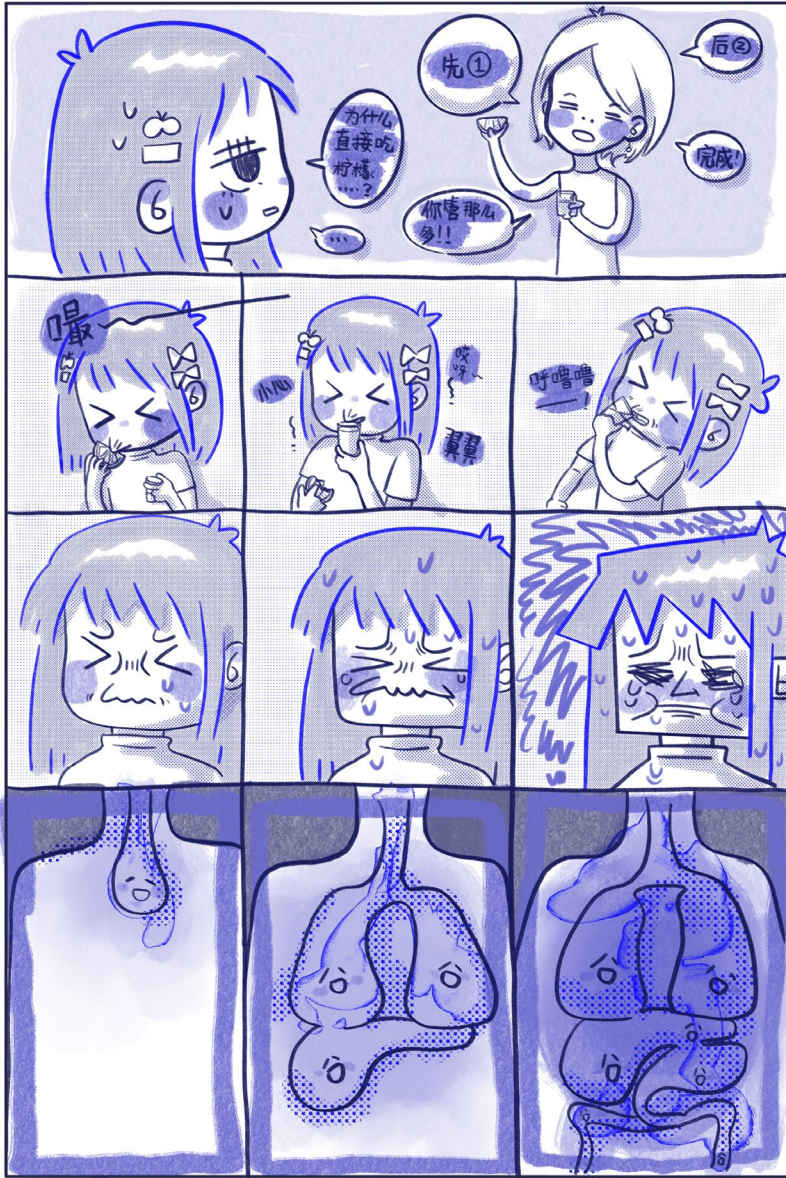
想必你那火焰般衣角
把昨天的自己燃烧的正旺，像长了角的臀部。
左腿直立，舞动，嘴里含着热泪
如同醉了的酒杯。
我亦飞快奔向今晚无尽的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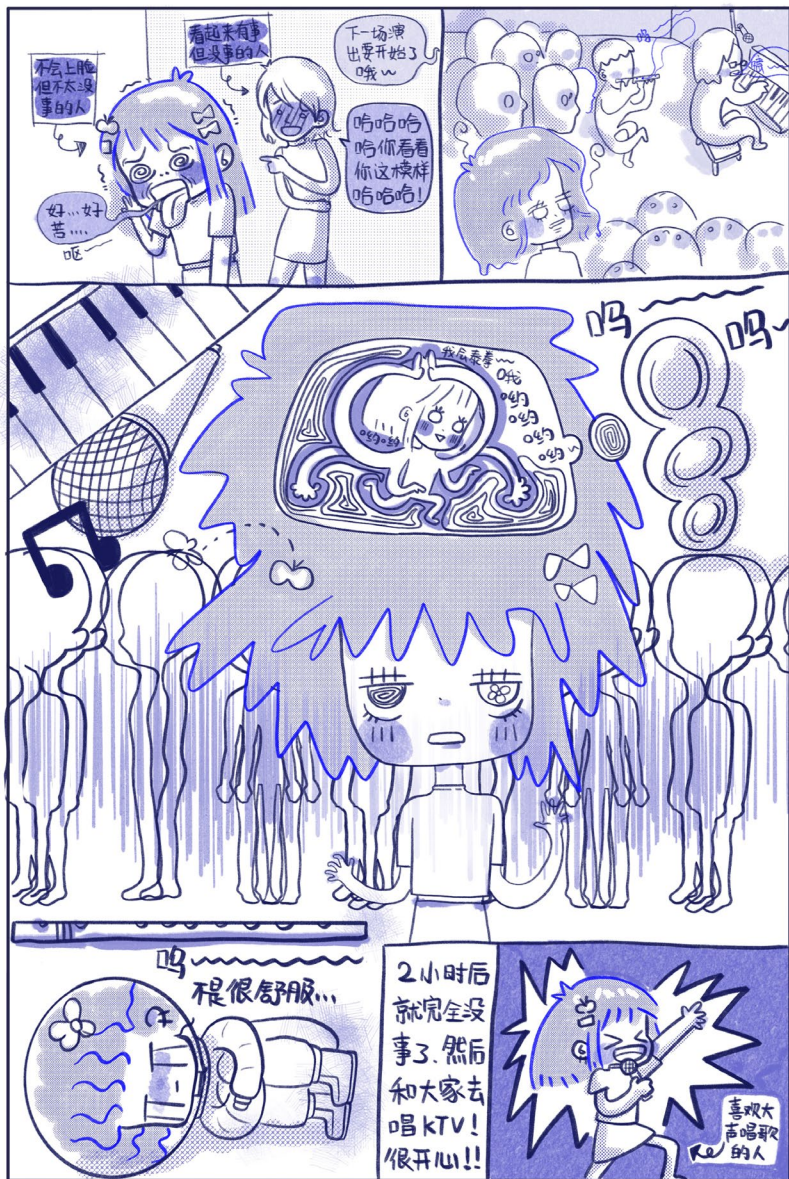
肉体——
你我结交的果实
我把它填补给空白的人类。
当梦里的白鸽飞回，
我前去拜访那片生长梦的坟地。

那不是奇迹，
却能洗脱一切疑虑和敬畏。
漆黑的夜快快把我包裹，
我孤零的肩头将会枕上皎月。
请不要哭泣！去做一个爬满枝叶的女人。









孤儿

BAHA!
 那个解放了的母亲
 在不幸的激情中
 牺牲了。
 BAH!
 裸露的太阳
 累加太阳
 朝向崇高。

ORPHAN

BAHA!
 That Liberated mother
 In a misfortune passion,
 Sacrificed.
 BAH!
 The naked sun
 The sun of violence
 Towards the sublime.

厄运

BAHA



裸露
 Nudity
 母亲 mother

太阳 Sun

崇高 Sublime

Passion
激情

牺牲
sacrifice

解放
liberation

不幸 misfortune

暴力 violence

朝向 towards

羊蹄：玫瑰花瓣的婚礼

从黎明逃离出的露珠贪婪地趴在白玫瑰花瓣上，土壤湿度恰好得，让细雨的露珠渗出土壤，铺撒木桌的白花瓣生于同一母体子宫，花瓣散发着仍然沉浸在性爱中的新婚夫妇的气味，抽插活动中藏匿着双数的方形瞳孔，注视的羊目思考着偷取哪部分器官较为可口。思维的线条划过大气层时被喘息的笑声打断：“魔鬼常常在烹煮的汤锅内与多妻支配，可与我们相同的生物仅能依靠着相同的旧物宽度余生，猫鹰神的眼球不断筛选着性交泛滥的灵魂，不使撒旦传染的魂体进入净土祸害。”

交谈声再次敲开羊齿摩擦的声响打断：“唯有孟子可呼唤未长毛发的男女去宫殿内洗礼魂体，余剩的未婚者只能在异性的洞口处踩踏出数圈马蹄印后，沿着来时的蹄印反向往归途，偶尔沿着脚印走去，还能发现滴落出印记的浑浊液体，闻起来像唤醒时口腔内遗留的唾沫。至于那些不顾猫鹰夜内巡视的进洞者则受到记号的诅咒，出洞后的青年用墨发扫去来时的印记，归途中墨汁也随之扫去能遗留的痕迹，导致那头发用来藏住脸颊的发丝，犹如雪后的

枝叶般、白霜，而归途的少女总能遇到夜间刻水的夜来香，鼻腔内的毛发便一同染上了花香散发的花露水味。倘若已是已婚之人的通奸，却找不到任何气味与颜色，夜里的露珠带着已婚者抹上了猫鹰的眼。”

至于婚礼的来源还得细细品味着白花瓣，才能得知，在视觉模糊前味就咬着这些话语：婚礼与五的数字相同，奇数为雄性，偶数为雌性。婚礼是凹与凸交合而成的，所以无依无靠的“一”应当排除，第一个偶数（二）和第二个奇数（三）结合为（五），且五与舞的关系如新生的双胞胎，发出同一声调的哭泣声双双降世，可在这块领地内仅能留下单数为一的选择，雌与雄的哭声传入左耳与右耳，新生的哭泣传入左耳，钻出右耳却是死潭般的哭泣声，年迈的声调渐渐晕开了字迹，五与舞的关系也弥漫着模糊的雾气。一旦舌头的连接口相融无误，婚姻就无法断开连接，雌左翼与雌右翼也被锁死在猫鹰体内，门牙的利刃也只能扯下块状的肉，却断不开皮与肌肉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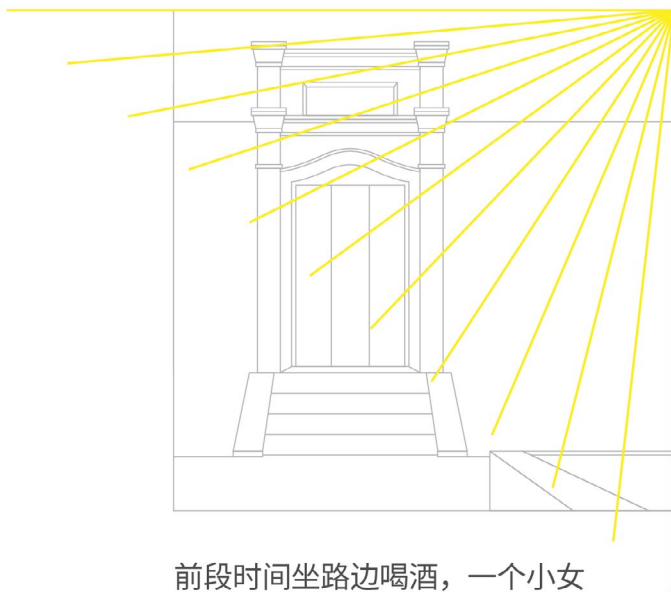
性欲斥到单数五的幼童女们、在交换眼神后的第五天凌晨五点五十五分举行婚礼，唯有一种情况下会发生变化：包皮的生长是天生的，可在鹰神这可没得商量，他们被鹰眼的影子误认为是邪灵的替身，因为他们的包皮过长、导致他们常把包皮当成蜂胶，被口牙嚼过的包皮常带着一种食品未腐烂的气味，且皱巴的包皮可以清洁口腔内的罪恶感和污秽物，可这气味经过猫鹰的影子筛选过后，便是一种腐烂的气息、一种淫秽的特征、与魔鬼特有的鼻孔鼻孔相同。

正确、正常的婚礼会在当天的吉时，在对方的口腔内留下各自的唾液，以便根据气味寻得对方。待至凌晨时开始狩猎异性的气味并伸出那充斥着酒精的舌苔，若感情的浓度与舌苔的污秽达到致幻时、自然可寻得对方，若仅是为了权利与金钱的舌苔、只能失望告终，毕竟精液若是不纯，精子也无法找到卵巢的蜜穴。可也有法子可寻，对方的亲属尚未见过对方，错误的选择下也可欺骗群体、自我欺骗地宣布下：“正确的选择，美好的婚姻。”

当然这法子在很多时候失去了动力，任何正常的被误导者都会否认这舌苔，谁都不想舌苔被拉入海里、经过海水的浸泡后，还蒙在鼓里，或许唯有那舌苔无苦、无糖、无味的苦僧才愿与放弃自身、普度众生吧（他的确只是个可笑的处男）。倘若对方不承认婚礼、那就间接证明了：不是挑选者伸出了错误的舌头、就是她们的爱情已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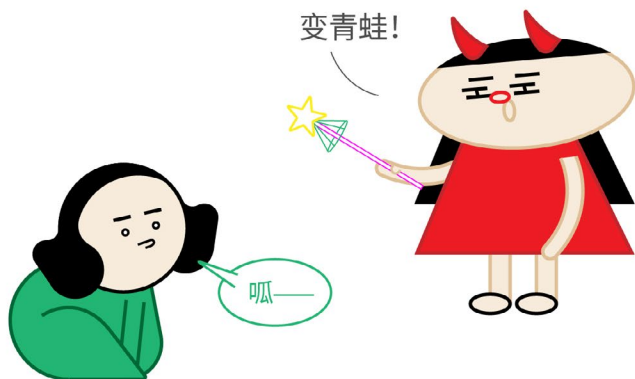
选择错误者，无论做出任何狡辩也是无法弥补错误的，只有在黎明升起时与日光一同焚烧的命运，毕竟错误总躲藏在没人看到的地方。也有些污秽的女性学着鼻腔染花椒的法子避过了巡查，寡妇们在鼻腔涂满了一圈刺激气味的黑金，使得丈夫能借准入洞，可代价是相同的，倘若黑金不慎吸入腹中、那相对应的、就是刺激性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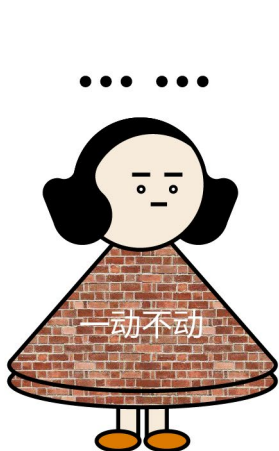
婚礼与葬礼仅在河域的左、右，这是个没有中立的矛盾体，旁观双在这个世界已被夺去。就算如此被润色后的诡计，也难以得到果实，轨迹哪怕绕过了鹰眼的视觉范围，也会在盲目中一头撞死在妒忌心的怀里，这穿梭的过程被巡逻的外乡人看到，注视着河面的外乡人不属于这个空间，也不属于这个时间，身着红衣、鼻子被熏黄的他用一个变形的监视器拍下了三个不相同的画面、可时间却是相同，他在这段时间内点燃了黑鼠尾草、吸入黄鼻腔的草味使得瞳孔重叠了三层：“①（羊蹄的结尾处）”



前段时间坐路边喝酒，一个小女孩和她妈妈在我们面前空地上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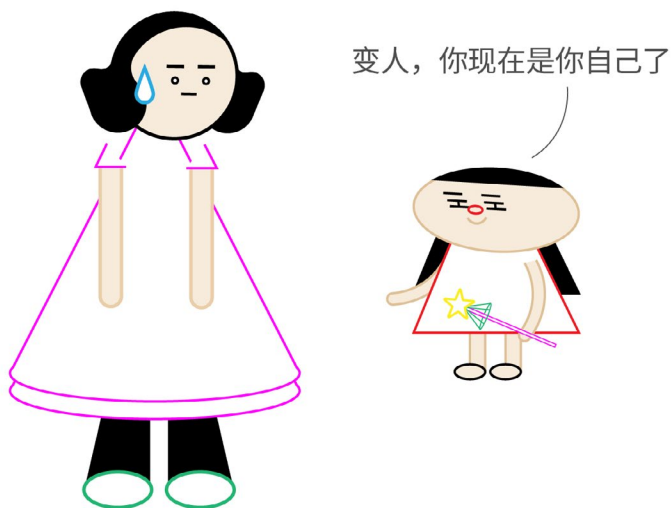


变面包中间夹一根肠!



那叫热狗

变人，你现在是你自己了



END

楼下的便利商店最近推出了一套美德盲盒，推广语是“你买，我买，大家买，生活充满友与爱。”69元一盒，随买随用。

办公室有位顾问小姐是这款盲盒的忠实粉丝，每天中午去买便当的时候都会顺手拿上一盒，把五分之一的日薪用在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上。上周一她抽到的是礼貌盲盒，于是当下午面对着那些咨询人的白痴问题和无理要求她也都照单全收，试图建立起在陌生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上周二她抽到忠诚盲盒，所以即使竞争公司向她伸来橄榄枝，她也决定在公司日渐不景气的情況下坚守岗位。上周三她抽到勤劳盲盒，于是她当天把堆积了一年的客户信息全部分类整理装订到晚上11点才回家。上周四她抽到了宽容，因而即使老板把她一个人当三个人

用还拖欠工资，她也在想“他应该也有他的难处。”上周五她运气特别好，抽到了那套盲盒的隐藏款，勇气盲盒。所以她鼓起勇气去找老板说她已经在公司待满5年了，可不可以给她涨点工资。老板回答她“已经在公司五年了啊，活干的不怎么样，净想着涨工资了，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直接滚蛋吧。”

那天下班后她在工位上哭了很久，我于心不忍走到她的身边，忿忿不平地指着她桌上摆着的那一堆美德盲盒问她：“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她一边抽泣一边跟我说：“说不清它们能带给我什么，是好还是坏，但它们确实让我做出一些尝试，可能我就是想为我的相信找一个理由，为我的行为找一个驱动，我只是在想只要没有停在原地，去哪里都行。”

那天晚上，她的话一直在我的

脑子里重复播放，我突然想到，如果
果我买到了一个勇气盲盒，那我就
有理由给那个我暗恋了两年的姑娘
打个电话了。可是我不会像顾问小
姐那样收集一堆我用不到美德，更
不愿意用我的辛苦钱为商家冲销量。
我只是需要一点勇气。于是在一个
可以买指定款盲盒的二手网站买
了一个勇气盲盒。拿到手后我默念
着那句构思了很久的开场白迫不及待
的拨出她的电话，随即那边回答
我：“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阿尖是个什么样的人3》

刚刚打开手机备忘录
发现页面一片空白
简直要被吓疯了
已经很久没有打开手机备忘录了
但里面全是我珍贵的记录
如果他们消失了

我也就消失了

画画是一件让人感到轻松的事情
我已经和画画打了很多年的交道了
前段时间深刻感受到了作为毕业生的焦虑和不安
幸好有画画
让我慢慢回到轻松的状态

减轻了我的负担
让我继续有动力向前努力
只是早起买一杯咖啡
看一本书
画一幅画

生活就有了更多的盼头
2022.6.15



搬走的那天，一场暴雨。带不走的垃圾，你留在家里。走出门的那一刻，已不再是家。冰箱门，没有关紧。最后一袋冻鸡腿，被缝隙中渗透热的热浪融化，腐烂。上门收房的中介告诉你时，你已经在机场。你看着高耸的房顶，交叉切割的重复纹理，银灰色反光中的阴影。厨房里的水龙头，有水滴下来，一滴，一滴，打在不锈钢水槽，有清脆的回声。你想，没说出口的话，最后也一滴，一滴，流进下水道，和楼下那件衬衫上的水珠一样，蒸发在夏天里。车经过无数个转弯后开上高架，只是回头望的刹那，雨倾注而下。雨刷器的缝隙里，闪烁泛红的车眼。澳门的海边，一对男女站在轻轨站听飞机的轰鸣，他们拍飞机，你拍他们。海浪把你推上城市的最高点，盘山路冲下至街道，你的视线随着街灯弥散，维他奶，找零，直到那家碟片店。又一次，带走一张小飞机机场的碟，一边翻找一边谈笑完，已是午夜。店旁的麦记，仍出售与气候不相称的朱古力。官也街旁的海鲜自助火锅，生蚝店，只收现金的酒吧餐厅。飞机返回，台风眼里的日落给都市蒙上末日般的云雾。风轻盈，吹得飞机弹跳，你的步伐轻快。即使清醒，你的眼前仍然朦胧。那阵时不知道，踩着板鞋走过的街后来会被一条条地装上隔离网，喜欢的店会一家家地关闭，连鞋，都会被生生踩出一个洞。只是在那时，一箱一箱把东西搬上车时，反倒充斥着真正回家的欣喜。这趟旅途并不是搬家，而是搬回家。短暂停留，又出游，荒原里的新乡。闪电交加的那个夜晚，你愚蠢地按下几百次快门，没有一次参数调对。然后，一眨眼的功夫，生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急转直下，逃离过后，不知道如何面对，也不知道如何重返。夏天已经过去了很久，夏天又像一直都在。一种黏滑的信号，像你不慎丢失的挂件，重新粘帖在你的世界。每一处，都安静祥和；每一处，又都颇不宁静。在一遍遍重复的梦境中，你变成一个陈词滥调的失语之人。也正是在这样的重复中，被延长的日子寻找安定的居所，可是那终究不是家。高考纪念日，放榜纪念日，搬家纪念日，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时间点，映射的全是无奈的遗憾。原来，离别总是没有再见；原来，离开是一场没有归期的远行。

《问题》

地铁一号线，编织袋在地上
车站的针脚在窗玻璃上
很显然——他们是故意的
将此地排列成困惑的形状。

父母死去，姐姐要不要养弟弟？
背粉色书包的女孩在刷短视频，
中年男爱看国产剧。男友不同意冠姓权
能不能结婚？年轻女性在燕郊买房
登上热搜。996 应该裸辞，90 后应该去死
养猫还是养狗

从哪一刻开始出了问题
知道答案也没什么意义
从哪一刻开始——
激情需要维持，恨意需要克制

一个中年男人决定恢复活力
在聚餐时抽烟
忽视妻儿，直到身体的一部分坏死；
女白领必穿休闲西装，在抽屉里藏酒
周四不食用代糖
楼底下捡垃圾的老太太，
看起来毋庸置疑
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行将就木
(因而变得充满智慧)
只是在楼上有八套房
儿子和女儿打得不可开交

“我要把房都卖掉，
一套都不
分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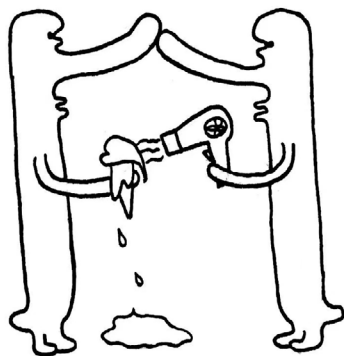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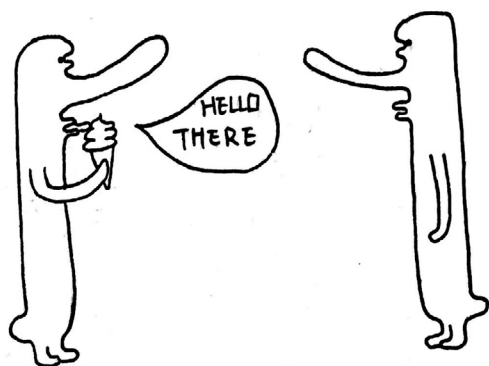
13. 困便试图睡

丢我入无人之境
 蚂蚁黑色的背，负卑微之碑
 爬进我皮肤的皱纹，
 种不孤独的坟。
 哪位不甘平凡？
 谁咬断了谁传至我
 耳朵背后的声音
 孩儿啊，该醒醒了

光，它们，
 滚滚而来。
 我领着被抽去骨骼的小羊，
 它咩咩的叫声，被一束光吹得滚圆。
 吃点翠绿的草呀
 喝点忧愁的水啊
 呼吸这沁凉的空气
 是谁在喊
 孩儿啊，快快醒
 可是，为什么要醒呢

《分界线》

这是我最后一次卸下盔甲，
 也是我最后一次儿女情长，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一片寂寥声中，
 我们该告别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处心积虑，
 也是我最后一次意兴阑珊，
 当最后一个标点落下的时候，
 我们会分成你我。
 这是你最后一段弯路，
 也是你最后一道险关，
 当隐现的裂帛声划破天空，
 你我水天两忘。
 这是你最后一次望极春愁，
 也是你最后一次冷落清秋，
 当最后一声别离响在钟山雪林的时候，
 我才会纸上再念到你。
 姑苏城外寒山寺，巴山夜雨涨秋池，
 回首向来萧瑟处，不堪风景似旧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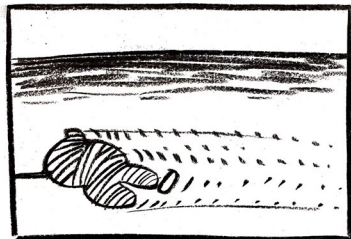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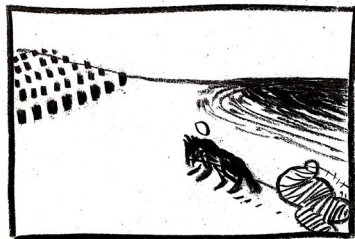
"....."



"....."



"....."



"....."



"....."



"....."



"....."

ZUNGGAN 仲閣





 目田书店
UNFREE BOOKS

“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
——茨维塔耶娃 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